

西塔甘达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CETAGANDA



CETAGANDA: A VORKOSIGAN ADVENTURE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Copyright: © 1996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IS MCMASTER BUJOLD

through BIG APPLE TI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work by John Berk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塔甘达/[美]比约德 著;郭卫泽 译.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9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7-5364-6006-6

I. 西… II. ①比…②郭…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6367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西塔甘达

著 者 [美]洛伊斯·比约德

译 者 郭卫泽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绘画 约翰·伯基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二环路12号 邮编: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10.125 字数200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年9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9.00元

ISBN 7-5364-6006-6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CETAGANDA

迈尔斯和表兄伊凡前往西塔甘达，不料飞船刚一抵达便遭遇突袭，一番搏斗之后，竟意外得到了西塔甘达皇室的至尊宝物“天钥”。

随后，一位神秘贵妇召见迈尔斯，要求他归还“天钥”。接着，迈尔斯获悉自己手中的“天钥”其实是个赝品。是有人暗中掉包，还是另有隐情？“天钥”又是怎样的宝贝？事情愈发蹊跷，迈尔斯决意探明真相。一次围绕“天钥”的险象环生的探案之旅由此开始……



LOIS MCMASTER BUJO

洛伊斯·比约德，1949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是迄今为止获奖最多的女性科幻作家。

比约德九岁起开始阅读科幻小说，浓厚的兴趣一直延续到她的大学时代。成为小说家之前，比约德曾沉迷于生物学，在1985年发表处女作《以物易物》后，很快就凭借中篇小说《悲悼的群山》荣获1989年的星云奖。

比约德的小说文笔流畅，心理活动描写细腻，以不同寻常的人物设置、紧张刺激的情节著称；其代表作“迈尔斯系列”目前已出版到第十四部。

比约德共夺取了五次雨果奖、两次星云奖，其中仅“迈尔斯系列”就获得了四次雨果奖。



科幻世界策划制作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 岩 (著名科幻评论家,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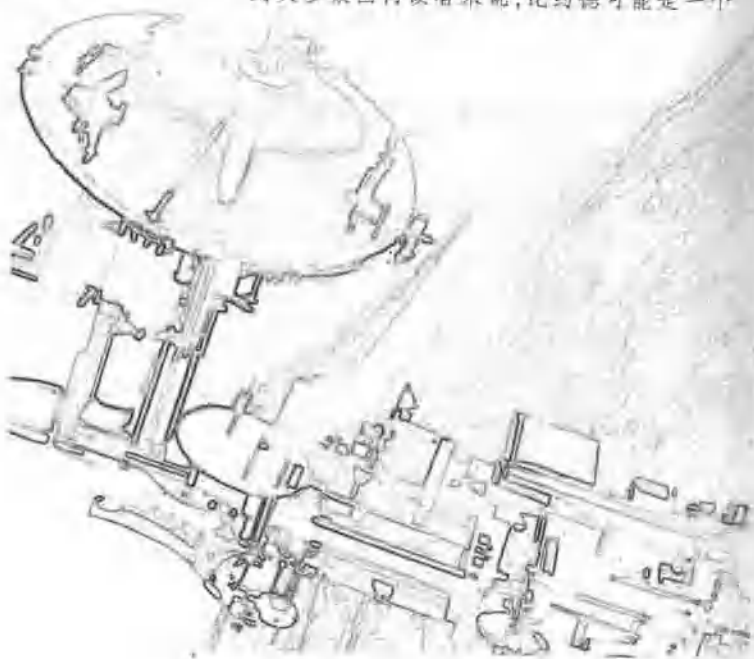
比约德： 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当“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所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



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像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的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 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 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 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rayan)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平民战争》(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 进入

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 Amazon 的四星以上推荐以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谨、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

中国读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实现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起上个世纪中期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丰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时，不能仅仅看成英



语中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像。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且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我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

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 Google 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于明尼苏达州 Edina



第一章

“那句话怎么讲，‘外交不过是某些人在追求战争时玩弄的手腕而已’；”伊凡说道，“或者说，‘战争就是外——’”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战争就是外交的延续。”迈尔斯拖长声音吟诵道。

随着火箭启动了飞行姿态发动机，他们所在的太空舱倾斜着转弯，迈尔斯座椅上的安全带紧紧地扣住他的身体。窄小的机舱中，迈尔斯和伊凡的座椅排在两侧。舱室中虽然灯火通明，却是一片孤寂。迈尔斯伸长脖颈，越过驾驶员的肩膀，向他们身下缓缓转动的星球投去匆匆的一瞥。

这是埃塔-西塔四号星球，西塔甘达帝国的心脏，也是帝国向外恣意扩张的发源地。西塔甘达有八颗高度发达的行星，在外围则是一圈同样数目的同盟星球。迈尔斯可以想象到，在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眼里，这八颗行星连同它们的傀儡附属星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四处蔓延的庞大组织。如果西塔甘达的盖姆贵族们能够通过以邻为壑的手段把疆土扩张得再远一些，他们绝不会心慈手软。

算了，他们有多么庞大根本无关紧要，在调兵遣将时他们也同别人一样，通过虫洞一次只能进行一艘星舰的跃迁。

西塔甘达人算什么，他们不过是些拥有巨无霸星舰的家伙。



太空舱从贝拉亚帝国外交信使飞船上分离出来，开始进入行星的外围轨道，向西塔甘达人的中转站徐徐靠拢。随着昼去夜来，只见星球表面上黑色的夜幕边缘处亮起万点灯火，形成了瑰丽多彩的光带，在行星的弧面上熠熠生辉。暗夜覆盖之下的球面闪烁着摄人心魄的光芒，而大地已然淹没在如仙尘一般璀璨的光华之中。那文明之光好似满月的光辉一般明亮，迈尔斯发誓，他可以在这光芒的照耀下读书。他感到自己的家乡贝拉亚忽然变成一片黯淡的穷乡僻壤，广漠的黑暗中只有零零落落的少数城市才闪烁出几星光亮。不过，埃塔-西塔高度发达的科技完全是……华而不实，是的，过分华丽和炫耀，就像一位在过多的珠宝装饰下显得不堪重负的妇人——真是没有品位，他努力让自己信服这个观点。我可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我能搞定这里。我是弗·科西根勋爵，一位官员，还是个贵族。

当然，中尉伊凡·弗·帕特利尔勋爵同样不同凡响，但这个事实并没有让迈尔斯更加自信。迈尔斯看着自己的表兄，他也在引颈观瞧，双唇张开，目光里透着渴望，陶醉在下面那个目的地的一片奇景之中。伊凡至少看上去还有些外交官的样子：身材高大，头发乌黑，整洁干练，英俊的面孔上永远都挂着从容不迫的微笑，绿色的军便服非常合身，使他匀称的身躯愈显完美。迈尔斯不由得又犯了老毛病：他心里充满嫉妒，又在拿伊凡和自己做着比较。

迈尔斯自己的制服要想合身，非得手工裁剪才行，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掩饰他严重的先天缺陷。说起他的缺陷，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借助医疗手段费尽心思地加以弥补。对于医生们事倍功半的努力，他应该是满怀感激的。经过长时间的治疗，现在的他有四英尺九英寸高，弯腰驼背，骨头一碰就碎，而治疗将会如影随形地伴他一生。

但是，他能够站立、走动，如果需要的话，还能奔跑、单腿直立，他能做任何事情。而贝拉亚帝国安全部付给他薪水，并不是要

他成为一个美男子，谢天谢地，他们付钱是要让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管如此，他的脑海中还是悄悄生出病态的想法：派他到下面这个马戏场上露脸，就是为了让他在伊凡身旁，好衬托出伊凡漂亮的仪表。这一次，帝国安全部确实没有为他安排任何更有趣的差事。部长伊林在临别时匆匆地吩咐了一声：“……别惹麻烦！”这大概不能算是派给他的秘密任务。

也许，他们把伊凡派来，恰恰是为了让他站在迈尔斯旁边当陪衬。想到这里，迈尔斯稍稍快活了一点。

前方便是轨道中转站，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即使是外交人员也不得直接穿过埃塔-西塔的大气层降落，直接着陆被看作是无礼的举动，可能会招致等离子炮的警告。大多数文明星球都有类似的规矩，迈尔斯承认，但愿这只是为了避开生物污染物。

“他们的皇太后真的是正常死亡吗？”迈尔斯懒懒地问道。毕竟他并不指望伊凡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接着说，“真是够突然的。”

伊凡耸耸肩，“突然？她比舅公皮奥特还年长一辈，而舅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个老头儿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总是被他吓得提心吊胆。你自己那套妄想狂似的理论确实很妙，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恐怕伊林同你想到一块去了，不然不会让我们到这里来。如果过世的不是个摇摇晃晃的奥特族小老太太，而是西塔甘达的皇帝，这件差事就远不会这么乏味。”

“可这样一来就轮不到我们在这里了，”伊凡的话不无逻辑，“我们现在会蹲守在某个防御阵地的哨位上值班，而那些王位继承人正为争夺来这儿的机会打得头破血流。这样更好些：旅行，醇酒，美女，笙歌……”

“我们是来出席国葬的，伊凡。”



“好了，我只是想想。在心里想想都不行吗？”

“总之我们要做的就是旁观，还有报告。报告些什么呢，为什么要报告——我真不明白，伊林强调说他要书面报告。”

伊凡呻吟起来，“二十二岁的小伊凡·弗·帕特利尔就是这样度假的么？这就和回到学校一样。”

伊凡的生日后不久，迈尔斯自己也要过二十三岁的生日了。如果这个乏味的任务能够按计划完成，他便可以及时回家去赶上一场生日庆典，借此一扫沉闷之气。这个念头让人心情愉快，迈尔斯的眼睛不由一亮。“尽管如此，我们还能找点乐子，无论如何也要添油加醋地给伊林提供些消遣。为什么官方报告要写得那么僵死乏味呢？”

“因为它们是由那些僵死乏味的脑瓜想出来的。我的表弟，你这个失意的剧作家，不要太自我陶醉了。伊林根本没有幽默感，幽默感只会让他显得不称职。”

“我可不能肯定……”迈尔斯向外望去，太空舱正在指定的飞行航道上迂回穿行。他们从中转站旁驶过，这座设施如高山一般庞大，像电路图一样复杂，“如果那老妇人还活着，我们同她见见面倒是会非常有趣。她见证的历史太长久了，有一个半世纪。若是能在奥特贵族的后宫香闺中找个偏僻幽静的角落与她谋面，那可是太妙了。”

“像我们这样的外星低等种族根本不允许接近她。”

“嗯，我想是的。”这时太空舱停了下来，一艘西塔甘达巨舰如幽灵一般从他们旁边缓缓滑过，船身上带有西塔甘达一个外省行星政府的标志。它巨兽似的船体继续向前移动，以一种精巧的动作小心翼翼地向着船坞靠去，“所有奥特总督和他们的随员都将因这场丧礼面汇聚在一起。我敢打赌，西塔甘达的帝国安全部现在正开心着呢。”

“只要有两位总督来到这里，不管来的是哪两个，我想其他人为了监视彼此，就不得不全都在此露面。”伊凡扬起眉毛，“那会成为一场货真价实的作秀。像艺术展一样的仪式。见鬼，西塔甘达人最爱故弄玄虚地炫耀艺术。正因如此，哪怕你挪错一步，他们都会讥笑你。这些家伙高人一等的自我感觉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只相信一件事：西塔甘达的奥特贵族不论做了多少基因修补，他们仍旧还是人类。”

伊凡做了个鬼脸，“有意为之的突变异种仍旧是异种。”他不经意地向下一瞥，却发现表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于是清了清嗓子，向舱外看去，试着找到些有趣的东西。

“你真是老于世故，伊凡。”迈尔斯挤出一丝微笑，说道，“不要单凭自己的一张嘴就……挑起战争，呃？”你挑起的可不一定是老百姓之间的斗殴。

伊凡耸耸肩，抖去这短暂的尴尬。他们的驾驶员是一位身着黑色制服的贝拉亚技术中士，此时，他已干净利落地将小小的太空舱滑进指定的对接区。随着视野的缩小，窗外的景色模糊成一片。盞盞控制灯欢快地闪烁着，仿佛在殷勤致意。当伸缩式通行管道的入口与飞船对接并锁定时，伺服系统“呜呜”作响。迈尔斯“喀嚓”一声解开座椅的安全带，他的动作与伊凡的完全一致，只是慢了许多。他装出一副对周围事物毫无兴趣的样子，那神态又仿佛在表明他对一切都成竹在胸，尽可随机应变。西塔甘达人别指望他会像热切的小狗一样把鼻子贴在玻璃上向外张望，他可是弗·科西根贵族。不管怎样，他的心跳快了许多。

迈尔斯希望贝拉亚大使会在这里迎候，将两位显贵的客人接到手后告诉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进行。迈尔斯开始暗自心中温习恰当的问候语和客套话，并小心翼翼地回想着父亲托付他捎来的私人口信。太空舱的门锁在转动，伊凡座位右侧舱壁上的舱门打开了。



一个男人猛地撞进来，直到抓住舱门把手后才将摆动的身体停住。那人圆睁双目瞪着他们，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双唇翕动着，但迈尔斯听不清楚他是在咒骂还是在恳求，或是在述说着什么。

他已上了年纪，但身体并不衰弱，一副宽宽的肩膀，个头至少同伊凡一样高。他身穿红、灰两色的衣服，迈尔斯猜测那是中转站工作人员的制服。那人纤细的银发一缕缕地紧贴在头皮上，光滑的面部皮肤上没有任何毛发：既没有胡子，也没有眉毛，甚至连根汗毛都没有。只见他伸手向左侧的上衣内兜摸去。

“武器！”迈尔斯大叫一声发出警告。受到惊吓的驾驶员扭动身体以解开座椅安全带；迈尔斯先天不足的体质让他无法迅速采取行动；而伊凡虽然没有参加过实战，但他的反应能力在平时的训练中已经受了足够的磨练，此时的他早已闪动身躯，转过来堵住了闯入者的去路。

失重状态下的徒手格斗总是笨拙得让人难以置信，部分原因归咎于你要想狠狠地揍打对方，就必须先紧紧地抓住他。两个男人很快就结束了扭斗。闯入者忙乱地从他的右侧裤袋——一面不是上衣中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支神经麻痹器，伊凡奋力想要将那亮闪闪的武器从对方手中打落。

神经麻痹器被打脱了手，“砰砰”地响着弹向船舱的另一边。现在，它对船上的任何一个人人都构成了威胁。

迈尔斯总是对神经麻痹器心存恐惧，但他以前还从未见过这玩意儿可以当作抛掷武器来使用。他鱼跃向前，身体在舱面上弹跳了两次，才在空中抓住那个凶险的东西，终于没让它误伤自己或伊凡。别看这武器尺寸不大，可它充满能量，足以致命。

与此同时，伊凡转到闯入者背后，正竭力想要钳住他的双臂；迈尔斯则抓住时机，想要夺取那人身上的第二件武器——他用力拉开那人紫红色的上衣，伸手向鼓鼓囊囊的内袋中摸索。他的手拿出